

卷七

中国近代

官場

小说选

中國近代官場小說選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● ZHONGGUO JINDAI GUANCHANG XIAOSHUOXUAN ●

中国近代官场小说选

卷 七

宦海潮

老残游记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李明辉

责任校对 任淑美

中国近代官场小说选

欧日胜 主编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)

北京市顺义富各庄福利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42.375 字数: 3572千字

2003年6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 3001—5000套

ISBN 7-204-06874-2/I·1217 定价: 360.00 (全十册)

目 录

《宦海潮》

- 第 一 回 困科场张任磐落魄 结贵胄利宗岳轻财…… (5)
- 第 二 回 捐道员利宗岳入官 认亲兄张有容款婿…… (11)
- 第 三 回 助重资郑用识英豪 施巧计红棉逃妓债…… (17)
- 第 四 回 误方药张氏失招牌 寄衣物李成回本籍…… (22)
- 第 五 回 骆保时怒打巡检司 张任磐寄迹稽征吏…… (28)
- 第 六 回 分黄金文炳赠良朋 混青楼银屏知俊杰…… (35)
- 第 七 回 赠金资娼楼逢侠女 假银票客邸赚乡亲…… (41)
- 第 八 回 论情理区子宁责张父 中机谋钱东若结官亲…… (46)
- 第 九 回 交幕府诈病赚奇书 入抚衙弈棋成密友…… (52)
- 第 十 回 释众怒观察服斯民 弄奸情土豪争荡妇…… (58)
- 第 十一回 闹勾栏文炳死烟台 赴俄京任磐参使馆…… (64)
- 第 十二回 谈家事方伯哭穷途 堕风尘美人悲末路…… (70)
- 第 十三回 遭毒计佳人飘异地 念前恩观察寄情书…… (76)
- 第 十四回 结权门投拜受知师 忆前程同诉多情妓…… (82)
- 第 十五回 验工程李相赞奇才 查事件任磐膺异数…… (88)
- 第 十六回 使异国持节趲遥程 饯长亭观诗增别恨…… (94)
- 第 十七回 张钦差题句哭佳人 仇中丞赠书谏良友…… (100)
- 第 十八回 谒古墓题诗怀俊杰 入沐房关吏辱钦差…… (106)
- 第 十九回 索国书公使拒苛章 乘火车差官貽笑柄…… (112)
- 第 二十回 奇缘谱翰林婚少女 美人计门役赚藩司…… (118)
- 第二十一回 太史第祝寿卜凶音 博物院观风谈故事…… (124)
- 第二十二回 赴纽约老客诉残苛 游巴黎旅途闻喜报…… (130)

- 第二十三回 害生灵心伤斗剧场 学语言情结虚无党…… (136)
- 第二十四回 闻死耗伤心思旧义 演机声巧辨剖冤情…… (142)
- 第二十五回 换庚谱少妇拜师尊 窃珍画使臣赠相府…… (148)
- 第二十六回 办外交说和游日本 凭父势武断压乡闾…… (154)
- 第二十七回 搜行篋旅店辱钦差 窃古画盗徒戏公子…… (160)
- 第二十八回 登白简洪公使失官阶 谈新政伪圣人谋帝后…… (166)
- 第二十九回 查府第焚书除党籍 携优伎索贿赚门丁…… (172)
- 第三十回 巧周旋权门联骨肉 惊祸患总署骂亲儿…… (178)
- 第三十一回 受严旨获罪发军台 纵邪术逞凶戕使馆…… (184)
- 第三十二回 神京妖雾血向天飞 宦海风潮影随云散…… (190)

《老残游记》

- 第一回 土不制水历年成患 风能鼓浪到处可危…… (199)
- 第二回 历山山下古帝遗踪 明湖湖边美人绝调…… (206)
- 第三回 金线东来寻黑虎 布帆西去访苍鹰…… (213)
- 第四回 官保求贤爱才若渴 太尊治盗疾恶如仇…… (220)
- 第五回 烈妇有心殉节 乡人无意逢殃…… (227)
- 第六回 万家流血顶染猩红 一席谈心辩生狐白…… (235)
- 第七回 借箸代筹一县策 纳楹闲访百城书…… (243)
- 第八回 桃花山月下遇虎 柏树峪雪中访贤…… (252)
- 第九回 一客吟诗负手面壁 三人品茗促膝谈心…… (260)
- 第十回 骊龙双珠光照琴瑟 犀牛一角声叶箜篌…… (268)
- 第十一回 疫鼠传殃成害马 痢犬流灾化毒龙…… (275)
- 第十二回 寒风冻塞黄河水 暖气催成白雪辞…… (282)
- 第十三回 娓娓青灯女儿酸语 滔滔黄水观察嘉谟…… (292)
- 第十四回 大县若蛙半浮水面 小船如蚁分送馒头…… (299)
- 第十五回 烈焰有声惊二翠 严刑无度逼孤孀…… (306)
- 第十六回 六千金买得凌迟罪 一封书驱走丧门星…… (314)

- 第十七回 铁炮一声公堂解索 瑶琴三叠旅舍衔环…… (322)
- 第十八回 白太守谈笑释奇冤 铁先生风霜访大案…… (331)
- 第十九回 齐东村重摇铁串铃 济南府巧设金钱套…… (339)
- 第二十回 浪子金银伐性斧 道人冰雪返魂香…… (348)

附录:老残游记二集

- 第一回 元机旅店传龙语 素壁丹青绘马鸣…… (361)
- 第二回 宋公子蹂躏优昙花 德夫人怜惜灵芝草…… (369)
- 第三回 阳偶阴奇参大道 男欢女悦证初禅…… (376)
- 第四回 九转成丹破壁飞 七年返本归家坐…… (384)
- 第五回 俏逸云除欲除尽 德慧生救人救彻…… (391)
- 第六回 斗姥宫中逸云说法 观音庵里环翠离尘…… (399)
- 第七回 银汉浮槎仰瞻月姊 森罗宝殿伏见阎王…… (407)
- 第八回 血肉飞腥油锅炼骨 语言积恶石磨研魂…… (415)
- 第九回 德业积成阴世富 善缘发动化身香…… (423)

宦海潮

黄小配 著

简介

著者黄小配(1872-1912),名世仲,字小配,号棣荪,广东番禺人,系晚清颇有影响的革命派小说家。其文风独特,以真人真事为题材,以一人的一生命运为主线,贯穿于历史事件之中;长于人情世故、世态炎凉的描写,以揭露晚清腐朽政治、唤醒民众、宣扬革命为宗旨。

小说主人公张任磐,广东南海人氏,少年聪颖,熟读诗书,只是时运不济,二十多岁,未曾及第;后苦心经营,用种种当时官场惯用的卑劣伎俩,爬上侍郎直至朝廷出使三国大臣的显赫位置;晚年终因“党案”被斩菜市口。小说通过叙述张任磐的发迹经历和宦海沉浮,影射清廷外交官张荫桓(1837-1900)。张荫桓,字樵野,广东南海人,曾在总理衙门任职;1885年任出使美国、西班牙、秘鲁三国大臣;1898年戊戌变法时,主张变法,后被充军新疆;1900年被杀。小说描写张任磐的一生际遇,与张荫桓大体吻合。

小说独具匠心之处在于:主要人物性格复杂。主人公张任磐为了升官发财,不择手段,尽显一个封建官僚的卑污灵魂;但他欣赏西方“开明政体”,主张国与国之间通商互利,力主发展中国的“工艺”,这又是应当肯定的一面。与当时那些人物性格单一的谴责类小说相比,确是一大进步。

(校点者按:为保持原书面貌,除改正一些明显别字外,其余概不更动。原文缺漏之处,以□示之。)

《宦海潮》叙文

东都施耐庵云：“三十未娶不应娶，四十未仕不应仕。”用违其时也。南海张氏，固小有才，而未闻君子之大道者，仕非其时，而强以求仕，愚矣。《诗》曰：“相彼雨雪，先集为霰。”既为虚名所缚，复弗能见机，此其所以终取败亡者欤！吾寻彼去就之际，业弗解审时势以为出处。当其少年落拓，弗得于时，宗族交游纷以无赖齿，乃欲及身以湔其羞；如其印累绶若，固弗惜苟就，以希望毕业荣其身，斯愿已足。其志如此，其才固可知也。虽然，彼未尝不善揣时势以取功名者。彼逆料夫风气之所趋尚，乃决然舍科举业，一从事于外交肆应间，以与列雄相见，无所凭借，卒取谗阶。其死之日，中西士夫多为惜焉，则张亦人杰矣乎？然而张氏有生数十年，正美雨欧风、外潮澎湃之日，所谓一时衮衮，眼光如豆，求以通外情者顾不多；觐张氏际之，稍事委蛇，遂得脱颖而出。则张之知遇，虽得诸周旋权贵间，良亦时势制造之也。骤以豪杰英雄相比拟，张而有灵，吾知九泉掩面羞矣！故其致通显，居总署，执大权，而一切事功，抑何浅陋！奉一差，订一约，不闻为国家争光荣，不闻为国民保权利，鄙矣！虽危弱政府，方丁艰造，张似无可如何。特弗胜其任，弗居其官，张而果能内审诸己，外征诸时，辨种族，识时务，方当奋作国民，否亦勉为胡元刘因，固无不合，而顾以性命与官阶相博也。是因其死也，人多哀之，吾独不以为奇异。岂非其徒恋名位，未闻君子大道，有以取盆成括杀身之祸耶？吾之为是书也，非所以表扬张氏，盖遗其流芳，彼均未足当焉。然而世态之炎凉，宦海之升沉，吾固不能无感。况专制斧钺，生杀随意，纨绔子弟，动作无道，危及其亲，尤可悲也。则是书之作，知我者其以此乎！时中历戊申仲夏番禺黄小配叙。

广东近事小说《宦海潮》

诗曰：

落拓连年妙手空， 顿教平地起飞龙。
独怜冤魄留西域， 不见归来唱大风。

第一回

困科场张任磐落魄 结贵胄利宗岳轻财

自来丈夫未遇，每遇少年落拓，困顿风尘，每为乡邻不齿。只当此关头，果不能发奋有为，必致丧气灰心，自为暴弃，如是者所见不少。若果能因流俗人睥睨，仍不减自己雄心，一旦时来运至，必有扬眉吐气之日。到此时声名显赫，凡追谈往事者，倒令人钦羨，道是“英雄莫问出处”。此为势利上起见，俗情实所不免。即如古来苏秦少时，何等蹇滞，母且不以为子，妻且不以为夫。到了中年，又何等煊赫、荣华，都是一团毅力与一点雄心，便取诸侯的印绶如拾芥。那时富贵利达，自然令人倾倒；及到后来，那苏秦又死得何其惨凄！可见人生世上，命运有幸有不幸，是个自然道理，也不必细表。

今单说一人，其生平境遇，少年贫困、中年发达、晚年惨死，也从外交口辩猎取功名。虽其才不及苏秦，顾其事迹，亦颇与苏秦相类的。这人姓张，名任磐，别号子野，道号红棉老人，乃广东南海县

人氏。他父亲名张成,原有些家当。母亲利氏,是南海县华平乡迁居佛山的,都是个有名望的人家。惟张成虽是缙绅门户,却守分营生,干那经商事业,在佛山镇开张一间仪仗店,后来又分张一间在省城下九甫。还幸生理连年有点好处,因此手头上越积得几块钱。那儿子张任磐凭着父兄家当,少时倒也安乐,自从进塾上学之后,读书却实在聪明,数年间把四书、五经也读遍去了。故十一二岁的时候,早有个“神童”之目,父母自然爱他如珠如宝。

不觉光阴似箭。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,生得面如冠玉,唇若涂朱,且身材雄伟,出落得一表人材。时有善相者相他道:“此人相貌非凡。单是天庭低窄,自然少年速遭。惟贫极而富,贱极而贵,他日必出人头地。可惜项下横贯红纹,恐后来不免刑煞。若得志之后,能敛才就范,休过露头角,方保无事。”别人听了,倒不甚留意,惟张任磐自己想来,觉自己有这等门户,他说我少年速遭,只此便与寻常想法不同;或者后来难免刑煞的话,不可不信,但大丈夫能行其志,死生何足计较,只时来顺受罢了。自此之后,便自恃不凡,正如战国时蔡泽说的,道是“富贵己所自有,所不知者迟早而已。”果然留心攻读,文章诗赋,以至琴棋字画,件件精通。可惜时运未就,每届童军试期,虽屡列前茅,竟不获售。卒至二十来岁,依然一衿未领。

俗语道:“富贵者千里得良朋,贫贱者六亲无知己。”因张任磐屡试不售,亲朋中向来重视他的,反渐生怠慢之心。又因他平日自视过高,口气来得厉害,这时不特怠慢他,反把他揶揄起来。他却任人嬉笑,也总不计较,尝暗中医道:“燕雀安知鸿鹄志。他们何不向阎罗老子多求几年寿数,看看我的前程呢!”由是性情益复不羁,凡自缙绅以至江湖子弟,来往日多,结识日广。

就中单表他一位姻亲,姓利的,唤做宗岳,别号山农,与张任磐最称莫逆。论起那张、利两人情性,本有些不同。因利宗岳虽是个风流人物,惟讲到择友交朋,却十分拘谨。张任磐全是个不修边

幅、不检细行的人，只是文字上头，姓利的却不大使得。因此同窗共砚时，也常靠张任磐指点，一来又是姻亲，自然要成个知己。偏是利宗岳还长得张任磐几岁，后来看见张任磐滥交放荡，也规谏了多次。张任磐那里肯服，却暗忖道：“难道他大了几岁年纪，就要摆起个老成的架子来，抑是恃着他伯叔们同胞三翰林的门户，故小覷自己不成？”想罢，愈觉不甘。

原来张任磐的性子，自恃固高，且不特不服人教训，还视世上人几乎没有一个有本领的。至于亲朋之中，若赞颂他后来定是出色人物，他自然欢喜；若说他有些分毫的不是，他无论遇着尊卑老幼，就要反转脸面来，向人赌气。所以那一日，利宗岳劝他检点行止及择人交处的话，任磐竟愤然道：“据如此说来，却似有理，只可惜不近人情！”利宗岳道：“古人说得好，道是‘无友不如己者’，你难道不知？”张任磐道：“孔子这一句说话，今时那里用得着？世界许多人，有胜过自己的，有不及自己的。若不及自己的，我便拒绝他，恐怕胜过自己的，亦像自己一般见地，那时节他那里还肯来结交自己，这便算不近人情了。”利宗岳道：“贤弟这般说，却是强辩得好；只是比之匪人，古人所戒。与那一班无赖子弟交游，究于自己有什么益处呢？”张任磐道：“亏老兄还要咬文嚼字，动要引证古今。小弟与兄长相处多年，难道兄长是匪人不成？若说无赖子弟，试想古来击筑之徒、屠狗之辈，当时那个识他是英雄？怎想后来惊天动地的事业，就在这一班无赖的人物，岂不甚奇！这样看来，劝老兄处，此后休要小覷人也罢了。”说罢，利宗岳还要有言，任磐实在不耐烦，便说了一个“请”字，拂然便去。自此与利宗岳来往渐少。

利宗岳不免把张任磐的放荡行为，对张成夫妇说知。那张成亦见儿子近日的行为，多不合自己的意思，时时责骂。那任磐只做不理睬，所以他父亲平日视他如珠宝的，转不免日久生嫌。

俗语云：“好事人不知，丑事传千里。”亲眷中都道：张任磐是个不长进的人，直是无赖一辈。因此长大以来，父母与他论婚，虽然

张家的不是个破落门户，惟富贵人家那肯把女儿许配那一个无赖人物。没奈何，就与附近一家姓陈的贫户对了亲事。还亏那陈氏女不特容貌端庄，还是性情贤淑。娶了过门之后，却能孝事翁姑，且从没有嫌丈夫的行动，所以张任磐对人说道：“茫茫天地，知我者只有吾妻耳。”今把闲话不说。

再说张任磐自从屡试童军，功名不得上进，心中正郁郁不乐。因此风月场中，不是借酒消愁，就是因花解闷，成了一个风流跌宕的人。惟他父亲见他不受拘管，且钱财又挥霍的不少，自然要限制儿子。凡一钱一物，都嘱咐店中人，不准他到来支取。那张任磐到此时，虽信得自己将来必有个好处，惟目前囊空似洗，如何过得？正在家里纳闷，忽见利宗岳进来，任磐暗想，自己与他已不似从前相得，今一旦到来，料然有个原故，便慌忙让坐。任磐先说道：“连日不暇拜候老兄，这会光临，有何见教？”利宗岳道：“方才与令尊大人说，因我们屡赴小试不售，今年正是大科，不如同往北闱走走。若幸中得一名举人回来，实胜秀才十倍。不知贤弟之意如何？”任磐道：“此事甚好，只怕小弟去的不易。因家父近来于小弟颇不见信，苟无程费，如何去得？终是枉言。”利宗岳道：“某昔日曾规劝贤弟，叵耐贤弟不从。不知醇酒妇人之好，某亦不免；所宜慎者，交游耳！人生不见信于父母，处世便难。以贤弟英明，难道不知目下为着功名大事，又有愚兄同行，想令尊亦无有不允的。”张任磐听到这话，仍以利宗岳摆出兄长的架子，颇不以为然。但想自己一身寥落，凭此机会或能得个进身也未可定。此时只得忍气，没奈何便点头说了几声“是”。一面托利宗岳对父亲说妥，果然张成应允，交了四百两银子作使用，择日与利宗岳一同起程。

这时海禁初开，凡进京的都取道香港，航海而去。不消十来天，早到了京城，就在南海馆住下。当时赴北闱的广东人，实多得很，往来探问的自然不绝。任磐是个广交游、好结交的人，适北京风气，狎优之风最盛。任磐此时，正如触着旧恙，镇日夜三群五队，

都是寻花问柳，几无虚夕。那利宗岳虽然谨慎交游，毕竟是风流一辈人物，又去试期尚远，终日无所事事，初时不过应酬上稍涉风月场中，迨后习惯自然。因此姻亲间，常在花丛里走动。

那一日，利宗岳正与任磐同到名优馨儿寓里，坐犹未暖，任磐先自转出。利宗岳与馨儿谈了一会子，还不见任磐转回。忽听外面人声喧杂，都是呼卢喝雉之声。利宗岳急蹑足出房外一看，各人见利宗岳来到，都略与应酬。任磐顾谓各人道：“此利君乃小弟姻亲，即小弟兄弟兄行，诸君不必客气。”利宗岳略睨局内，见任磐无甚胜负。利宗岳忽暗牵任磐到僻处，密谏道：“贤弟万里之遥，来到北京，原为功名计，若赌负何以回家？且恐科场亦无望矣！”任磐道：“兄有所不知，同局多显赫人家……。”说了这一句，又指局中道：“某人乃某相的公子，某人是某王邸的贝子爷。小弟逢场作兴，在那里正要结识几个大人物，作自己前程计，兄长休得思疑。”利宗岳听了，更不答话。任磐复回局里。

利宗岳却留意所称某王邸贝子这一人，细看也生得一表人物，惟局中已将负至三千金，额上早流着一把汗。不多时，再易一局，那人又复赌负，已全囊俱罄了，便闪开一旁，靠在椅子上，抹额汗摇头叹息。利宗岳乘人不备，即趋前与那人见礼。那人随问利宗岳，宗岳把门阀履历说个透亮，又具道来京应试的意思。说罢，复问那人赌负几何，那人道：“已负三千金了，今番回去，定无以见父王。因这三千银子，是承父王命，要付回本旗的。今通统负了，实误事不浅。”利宗岳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何不再赌，或者得回原款也未可知。”那人道：“囊已竭矣，那里复能入局？”利宗岳道：“小弟见老兄气概豪爽，十分仰慕。幸小弟囊中随带尚有八百金，敬以赠老兄，尊意若何？”那人听罢答道：“某素闻广东富贵人家，类多侠气。今日遇之，方知不诬也。”利宗岳便暗地把八百金转送那人。那人重复入局，果然连获胜利。不多时，把原款三千银子取回，另得彩银数百金。随出向利宗岳道谢，并把八百金交还宗岳。宗岳那里肯受，便

回馨儿房子里。少时，任磐亦到，还幸任磐终局无甚胜负。利宗岳忙命置酒，三人饮了一会，都倾肝吐胆。那贝子爷惟感激宗岳不置，酒半酣，慨然谓宗岳道：“苟非遇老兄，吾不复为人矣！此恩没世不敢忘也。”利宗岳谦让了一回，那贝子爷又问利宗岳的住址，并约明天亲往拜访，遂饮至夜深而别。正是：

风尘落拓庸中皎，雷雨遭逢意外缘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捐道员利宗岳入官 认亲兄张有容款婿

话说利宗岳自留心结识那王府贝子，慨然赠了八百金，是夜，就在馨儿房里饮到夜深而别。那王府贝子又问利宗岳住址，并约明天亲到拜谒而罢。三人便各自回去，一宿无话。

次日，张任盘问利宗岳道：“昨夜的事，老兄究从那里认识那贝子爷？若是昨夜方始相识的，何以有如此款洽？小弟实在不明。”利宗岳道：“这都是贤弟一言提醒愚兄，正如贤弟所说，要结识他，好为前程起见。”便把赠了八百银子的事，从头至尾，说了一遍。张任盘道：“这样还算老兄聪明，因大凡王孙公子，大半是穷措大一般，受过一千八百的恩惠，就如获至宝。像老兄所为，小弟早有个意思。奈此次行囊不大充实，故这团美意，就让老兄干去。且此等王孙公子，虽然没甚钱财，惟是祸福人却亦甚易。待他到来，老兄就向他求点好处，却也不错。”利宗岳道：“这八百银子已带到京里来，横竖是要花散去了。不如做点子人情，俾后来好相识。”张任盘道：“虽是如此说，只其中尽有个意思，若小弟与老兄借贷这银子，怕不得这般容易！”说罢大笑。

忽门外报说：“贝子爷到来拜访利老爷。”利宗岳听说，便与张任盘同肃衣冠迎接。茶罢，利宗岳道：“正欲造贵府拜谒，只不敢造次。又自问草野小民，不便轻进王府。今又劳贵人枉驾，何以克当！”贝子爷道：“那里说！昨夜蒙老兄以萍水之交，便如此慷慨周全，正须踵府致谢。安敢又劳屈驾！”说罢，再问利宗岳到京的来意。利宗岳道：“昨儿也曾说过，是到来应北闱乡试的。因叔伯同胞三人，都同登翰苑，故特到来乡试，望成个薄名，好继先代书香，方不辱没先人门户。”贝子爷道：“既有如此门第，量稀罕一名举人，